

BAIFAMUNÜ  
ZHUAN

白发魔女传 上

梁羽生著

I247.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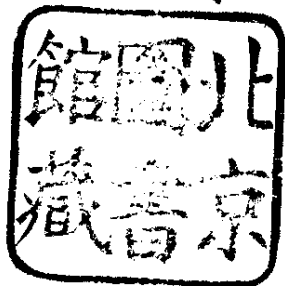
97=2

3=1

BK03/01

# 白发魔女传 上

梁羽生 著



236976

本书根据香港伟青书店  
出版的同名书重排出版

## 白发魔女传

梁羽生 著

---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

内蒙古海拉尔新华印刷厂印刷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:22.375

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,000册

---

统一书号:10293·17 定价:(上、下)3.00元

(限国内发行)

## 上册 目次

- 第一回** 铁矢神弓 少年扶巨宦  
金鞍宝马 大盗震虚声..... 1
- 第二回** 震动京华 惊传挺击案  
波翻大内 巧遇夜行人..... 31
- 第三回** 手足相残 深宫腾剑气  
恩仇难解 古洞结奇缘..... 49
- 第四回** 七绝阵成空 大奸授首  
卅年情若梦 石壁留经..... 69
- 第五回** 平地波澜 奸人施毒手  
小城烽火 密室露阴谋..... 91
- 第六回** 月夜诉情怀 孽缘纠结  
荒山斗奇士 剑掌争雄..... 114
- 第七回** 剑谱惹奇灾 风波叠起  
掌门承重托 误会横生..... 133
- 第八回** 谦谢掌门 情丝难斩断  
难收覆水 恨意未全消..... 159

<b>第九回</b>	江湖术士 施诈骗红丸 颖异少年 有心求剑诀.....	177
<b>第十回</b>	剑术通玄 天山传侠客 京华说怪 内苑出淫邪.....	202
<b>第十一回</b>	糜烂叹宫闱 英雄气短 蝸蟾悲国事 侠士心伤.....	222
<b>第十二回</b>	块垒难消 伤心悲国事 权奸弄柄 设计害将军.....	245
<b>第十三回</b>	风雨多经 断肠遗旧恨 市朝易改 历劫剩新愁.....	265
<b>第十四回</b>	名将胸襟 女魔甘折服 秘魔崖下 鬼母逞豪强.....	290
<b>第十五回</b>	神剑施威 胆寒惊绝技 毒珠空掷 心冷敛锋芒.....	309
<b>第十六回</b>	父子喜相逢 指挥解甲 忠奸难并立 经略归农.....	328

## 下 册 目 次

- 第十七回** 珠宝招强人 荒林恶斗  
神威折魔女 群盗倾心…………… 353
- 第十八回** 冤狱毁长城 将星摇落  
苦心护良友 剑气腾空…………… 376
- 第十九回** 孽债难偿 问花花不语  
前缘未证 对月月无言…………… 396
- 第二十回** 一曲箫声 竟成广陵散  
多年梦醒 惭作未亡人…………… 410
- 第二十一回** 毁寨剩余哀 情留块土  
试招余一笑 慨赠藏珍…………… 440
- 第二十二回** 六月飞霜 京城构冤狱  
深宫读折 侠女送奇书…………… 453
- 第二十三回** 剑气腾霄 三番惊大内  
宫闱窥秘 一愤走天涯…………… 484
- 第二十四回** 转念弃屠刀 深仇顿解  
真情传彩笔 旧侣难忘…………… 507

<b>第廿五回</b>	莲出污泥	决心离父母	
	胸无杂念	一意会情郎	528
<b>第廿六回</b>	剑闯名山	红颜觅知己	
	霞辉幽谷	白发换青丝	542
<b>第廿七回</b>	无意留名	少年求庇护	
	忤情遗恨	公子苦相寻	570
<b>第廿八回</b>	塞外收徒	专心传剑法	
	天涯访友	一意觅伊人	593
<b>第廿九回</b>	空谷传声	伊人仍不见	
	荒山露迹	奸党有阴谋	614
<b>第三十回</b>	天际看寒星	情怀惘惘	
	草原惊恶斗	剑气森森	641
<b>第卅一回</b>	幽恨寄遥天	相思种种	
	琴声飞大漠	误会重重	656
<b>第卅二回</b>	漠漠黄沙	埋情伤只影	
	迢迢银汉	传恨盼双星	681
<b>附 录</b>	本书涉及的重要历史事实和人物(简注)		702

## 第一回

铁矢神弓 少年扶巨宦  
金鞍宝马 大盗震虚声

一剑西来，千岩拱列，魔影纵横；问明镜非台，菩提非树，境由心起，可得分明？是魔非魔？非魔是魔？要待江湖后世评！且收拾，话英雄儿女，先叙闲情。

风雷意气峥嵘，轻拂了寒霜妩媚生。叹佳人绝代，白头未老，百年一诺，不负心盟。短锄栽花，长诗佐酒，诗剑年年总忆卿。天山上，看龙蛇笔走，墨泼南溟。

——调寄沁园春





**凉秋** 九月，北地草衰，有一行人马，正沿着绵亘川陕两省边界的大巴山脉，放马西行。行在前头的是几个雄赳赳的武师，中间一辆敞篷骡车，坐着一个年近六旬的绅士，皮袄披风，态度雍容，一骑高头大马，傍着骡车，马上坐着一个剑眉虎目的少年，剑佩琤然作响。

这个篷车中的绅士，正是卸任的云贵总督，名叫卓仲廉，他人如其名，虽然历任大官，尚算清廉。可是俗语说得好：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”何况他是总督。他不必如何贪污，那钱粮上的折头，下属的送礼，也自不少。所以卸任回乡，也请了几个出名镖师，随行护送。

那个剑眉虎目的少年，却不是镖师，他之随行，另有一番来历。原来卓仲廉原籍陕北，阀阅门庭，簪缨世第，只是旺财不旺丁，数代单传，他只有一子一孙，儿子名唤卓继贤，在京中为官，做到了户部侍郎之职，孙儿名卓一航，幼时随父赴京，算来今年也该有十八九岁了。卓一航自小聪明过人，祖父对他十分怀念，这回辞官归里，也曾修书儿子，叫他送孙儿回乡。不料孙儿没来，这耿绍南却拿着他儿子的信来了，信上说，孙儿正在苦读待考，不能即回。这耿绍南乃是孙儿的同窗，颇晓武艺，适值也有事要到陕西，请大人带他同行，两俱方便。卓仲廉和他闲谈，发现他对书诗并不甚解，心里想道，书生学剑，武艺好也有限，还暗笑他是个读书不成学剑又不成的平凡少年，不料请来的几个出名镖头，对他都十分恭敬，这却不由得卓仲廉不大为诧异。

其时是明万历四十三年，满洲崛起东北，时时内侵，神宗加派“辽饷”达田赋总额二分之一以上，全由农民负担，加以西北地瘠民贫，盗匪纷起，所以卓仲廉虽聘有镖师，并

有亲兵护送，也不得不提心吊胆。

这日正行过巴峪关，山边驿道上忽驰过两骑快马，前行的几名镖头，齐都变色！耿绍南泼喇喇一马冲上，小声问道：“怎么？”老镖头道：“那是西川双煞。”耿绍南道：

“哦，原来是彭家兄弟，他们的铁沙掌下过几年功夫，要留心一点。”双煞快马过后，并不回头，老镖师道：“不像下手做案的模样。”耿绍南微微一笑，勒住绳韁，等骡车赶上，淡然的对卓仲廉道：“老大人万安，没有什么，那只是两个小贼。”又过了一会，背后又是三骑快马，绝尘掠过，对卓家的箱笼车辆，连正眼也不瞧一瞧，老镖头诧道：“怎么龙门帮的三位舵主，都同时出动，莫非是绿林道中，出了什么紧急的事情？”耿绍南傲然说到：“管他什么绿林道不绿林道，若来犯时，我不用手上的兵器，只凭这一张弹弓，也要打得他们落花流水。”镖师们唯唯诺诺，一味奉承，卓仲廉见他神色倨傲，暗道，这少年好大口气。心中颇为不悦。

车辆马匹继续西行，黄昏时分，已将近强宁镇外的七盘关，山道狭窄，这七盘关乃川陕边界一个险要所在，它依山面河，两岸悬崖高达百丈，下面的河水给峭壁约束成只有五六丈阔的急流，在山谷中奔腾而出，宛若万马脱韁，水花溅成浓雾。一行人走出山口，见前头半里之地，有一骑白马缓缓而行，马上人一身白色衣裳，配着白马，更显得潇洒脱俗。卓仲廉道：“这人好似一个书生，孤身无伴，好不危险。我们赶上前去与他同行如何？”耿绍南摇了摇头，猛听得一阵清脆的铃声，六七骑快马自后飞来，霎忽掠过车辆，前面那白马少年正走到狭窄的山口，老镖头惊道：“还不快让，撞上了那可要糟。”话声未了，山坳那边又是尘头大起，十余匹健

马也正向这边冲来，两边马队，把少年夹在中间，眼看就要撞上，卓仲廉不禁失声惊呼，却猛听得那少年大叫一声，白马忽然腾空而起，疾似流星，竟然跃过了五六丈的急流，飞越河面，到了对岸。这两帮马队，骑术精绝，急驰之下，突然猛的勒马，两伙汇成一伙，拨过马头，拦住了前面的山口。

耿绍南一马飞前，抱拳说道：“好汉们请借路！”为首一个虬髯汉子叫道：“凭什么要我们借路？贪官之财人人可得。”耿绍南道：“须知他不是贪官。”另一个匪首叫道：“要借路也不难，把箱笼行李留下便可！”耿绍南一言不发，突然取下背上的铁弓，嗖嗖嗖一连数弹，把抢上来的人一齐打倒，那虬髯汉子哈哈大笑，耿绍南弃弹换箭，呼的一箭，把盗党中的一面黑旗射断，那虬髯汉子，这才勃然变色，疾冲数丈，大声叫道：“你知不知道绿林规矩？”耿绍南更不打话，弹似流星，冰雹般的向那汉子打去！

那虬髯汉子疾若飘风，一口厚背赤铜刀左挡右磕，把冰雹般射来的弹子，磕得四面纷飞，宛如落下满天弹雨，耿绍南越打越急，那汉子渐渐有点手忙脚乱，盗党中一个浓眉大眼的汉子喝声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！”也取下一张弹弓，嗤嗤数声，忽然发出几道深蓝色的火焰，交叉飞来，耿绍南一张弹弓，不能两用，打落了迎面而来的“蛇焰箭”，却不能挡住射向卓家箱笼的火箭，“蓬”的一声，大车上一只厚麻布袋竟然着火燃烧，哗啦啦倒下了一堆白花花的银子。那虬髯汉子摇了摇头，面上显然露出失望的神气，耿绍南弹似连珠，施展出“八方风雨”的神弹绝技，虬髯汉子猝不及防，卜的一声，左手关节竟给弹丸打中，一个箭步跳出圈子，忽然抱拳

叫道：“武当山神弹妙技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咱弟兄走了眼，多多得罪了！”那发蛇焰箭的汉子也翻身跨上马背，高声叫道：“紫阳道长之前，请代咱弟兄问候，就说是火灵猿和翻山虎谢他老人家当年不杀之恩吧！”说完之后，一声呼哨，手下早扶起了受伤的同伙，退出山谷。

耿绍南放下弹弓，仰天大笑。忽然背后有人说道：“阁下真好弹弓！”耿绍南愕然回顾，竟然是那白马少年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又从对岸纵马过来，众人刚才紧张忙乱，竟没觉察。耿绍南道：“雕虫小技，贻笑方家。”白马少年笑道：

“我那里是什么方家，只靠着这匹马还算不错，才逃了大难。”卓仲廉下车端详那白马少年，见他马背空空，毫无行李，说话文皱皱的，完全是个书生模样。因问道：“足下可是出门游学吗？现今路途不靖，跋涉长途，危险得很呀。”白马少年恭身答道：“晚生在延安府入学，急着要回乡赶考。老伯台甫，不敢请问。”卓仲廉微笑道了姓名。白马少年惶恐说道：“原来是乡先辈卓老大人，失敬，失敬！”自报姓名，叫做王照希，两人谈得很是投缘，王照希道：“晚生孤身无伴，愿随骥尾，托老大人庇护。”耿绍南眨了眨眼睛，卓仲廉年老心慈，慨然说道：“彼此同行，那有什么碍事？足下何必言谢。”竟自允了。耿绍南冷冷说到：“阁下一介书生，竟骑得这匹神驹，实是可佩。”王照希道：“这匹马乃是西域的大汗马种，名为照夜狮子，虽然神骏，却很驯良。”西北多名马，普通的人都懂骑术，卓仲廉虽觉这匹马好得出奇，也没疑心。

卓家聘来的那几名镖师刚才一直护着车辆，这时都已围在耿绍南身边，等卓仲廉的话告一段落，忽然齐向耿绍南下

拜，那老镖头执礼更恭，半屈着膝，打个千儿说道：“老朽眼拙，虽然早已知道耿英雄是个大行家；却还不知耿英雄竟是武当高弟，老朽要请耿英雄赏口饭吃！”卓仲廉听了，楞然不解。

耿绍南微笑一笑，把老镖头双手扶起，说道：“耿某不才，既然挑起梁子，那就绝不会中途撒手，耿某此来，不是保镖，而是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，老镖头，请你放心。”卓仲廉听得益发纳罕。

原来这耿绍南并非读书士子，而是当今武当派的第二代弟子。武当少林乃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，声威甚大。武当派的掌门人紫阳道长，武功卓绝。他和四个师弟：黄叶道人、白石道人、红云道人、青簪道人，合称“武当五老”，门下弟子，数以百计，这耿绍南乃白石道人的首徒，在第二代弟子中，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。

刚才拦路打劫的那个虬髯汉子，名叫翻山虎周同，那浓眉大眼的汉子，则叫火灵猿朱宝椿，同是川陕边境的悍匪，武功还在西川双煞之上。武当派素以武林正宗自居，所以历代相传，定下两条规矩：一不许作强盗，二不许作镖师。耿绍南以武当门人的身份，替巨官护送行李，那是极少有之事。老镖头一来怕火灵猿的同党报复，二来实在猜不透耿绍南的来意，所以才说出那一番话，将耿绍南套住。

卓仲廉这时才晓得耿绍南身怀绝技，不明自己的孙儿怎样会结识如此异人。只有再三道谢。耿绍南神彩飞扬，对卓仲廉也显得颇为傲岸。卓仲廉想查问他和孙儿结识的经过，他往往盼顾左右而言他，甚或只是笑而不答。

那白马少年王照希却显得十分文静，一路上对卓仲廉和

耿绍南都执礼甚恭。走了两天，已过了强宁，将到阳平关了，沿路上不绝有形迹可疑的人物，三三五五，或乘快马，或策骡车，在驿道上出没。老镖头一看就知是踩底跟踪的绿林人物，整整两天，提心吊胆，幸得一点事情都没发生。过了阳平关后，那些形迹可疑的人物忽然都不见了。这晚，来到了大安驿，卓仲廉道：“明日过了定军山，前面便是坦途了。”镖师们也松了口气，只有耿绍南却显得特别紧张，和在路上的闲适神情，完全两样。

一行人在镇上最大的客店安歇，白马少年王照希忽然对卓仲廉深深一揖，朗声说道：“晚生一路上多承庇护，不敢欺瞒，晚生有些厉害的仇家，一路跟踪，若然逃得今晚，便可无事。今晚万一有风吹草动，老大人不必惊恐。只要挂起云贵总督的灯笼，大半不会波及。”卓仲廉吃了一惊，心想老镖头曾再三叮嘱，在路上只可扮作客商，千万不能抬出官衔。事缘绿林大豪，最喜欢劫掠卸任大官。自己只道这少年乃是一介书生，那料他也是江湖人物。自己和他非亲非故，知他安的什么来意？正在踌躇，耿绍南双眼一翻，抢着答道：“事到如今，合则两利，分则两危！足下意思，老大人一定照办！咱们彼此讲明，大家可要合力齐心，同御今晚劫难！”

王照希微微一笑道：“那个自然”。在客店里自己占了一座花厅，当中摆了一张紫檀香桌，叫店家烫了两大壶陈年花雕，桌上插着两枝明晃晃的大牛油烛，随手把马鞍和踏蹬丢在墙角，对耿绍南道：“你们躲到两边厢房里去，非我呼唤，切勿出来。”老镖头与耿绍南见他行径奇怪，饶是见多识广，也摸不透他是何路道。

朔风鸣笳，星横斗转，夜已渐深，万籁俱寂，王照希独

坐厅中，凝神外望，动也不动，卓家自卓仲廉以下，都不敢睡，老镖头道：“难道他就这样的坐到天明？”耿绍南忽然嘘声说道：“禁声，有人来了！”

端坐着的王照希突然把酒壶一举，大声说道：“各位远来，失迎，失迎！”门外大踏步的走进了四条大汉，为首的双目炯炯，旁若无人，朗声说道：“朋友，省事的快跟我去！”王照希笑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那大汉面色一沉，正想发作，忽见厢房外悬着云贵总督官衔的灯笼，吃了一惊，喝道：“你是做什么来的？你不是——”王照希截着说道：“保镖来的，各位看在小弟初出道，不要砸坏我的饭碗，别处发财去吧。”那汉子“哼”了一声，骂道：“你看错了人！”双臂一振，猛的向厢房扑去。

房中的卓仲廉失声说道：“这是京中的锦衣卫。”原来锦衣卫乃是朝廷的特务机关，这为首的汉子是锦衣卫的一个指挥，名叫石浩，卓仲廉以前在云贵总督任内之时，手下一个官员犯了案件，京中派锦衣卫来提解犯官，正巧就是这石浩率领，所以认得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石浩一个箭步跳近厢房，耿绍南自内窜出，右臂一格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？敢惊老大人的驾？”双臂一交，两人都给震退几步。卓仲廉急忙叫道：“石指挥，是卑职在此，可是皇上有什么圣旨要宣召卑职么？”在明一代，皇帝对付大臣素来残酷寡恩，常常因一点小事，就给锦衣卫提去凌迟处死，卓仲廉刚刚卸任，还担心皇帝是要将他解京，声调都颤抖了，石浩凝眸一看，依稀认得，叫道：“果然是卓老人在此！小的捉拿钦犯，无意冒犯，请多多包涵恕罪！”又笑道：“皇上对卓大人甚是关怀，常常提起，说



卓大人是个好官。”卓仲廉惊魂稍定，急忙作揖，请他喝酒。石浩道：“卓大人这样客气，折死小的了。小的圣旨在身，不敢久留，老大人包涵则个。”率领三个锦衣卫退出，临行前对耿绍南和王照希深深看了两眼，大声笑道：“卓大人请的这两个保镖，真是硬得很啊！”

石浩走后，耿绍南一看，只见地上十来个足印，深陷半寸有多，冷笑说道：“这些奴才，就是喜欢炫露武功，那比得上我这王贤弟深藏若虚。”房中的卓仲廉忽然急声叫道：“耿贤侄，快来，快来！”

卓仲廉老于宦海，惊魂稍定，蓦然想起：京中的锦衣卫，追踪至此，那白马少年必定是个重要钦犯，自己受了他的利用，做了钦犯的挡箭牌，日后被皇上查知，这可是抄家之罪。这时也顾不得交浅言深，急忙把耿绍南招来，悄悄说了。耿绍南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个我早已看出。”卓仲廉尚待说话，他已翩然走出。

厅堂上烛影摇红，王照希大杯大杯的喝酒，耿绍南面色一沉，嘿嘿笑道：“贤弟，你真是江湖上的大行家，愚兄佩服之至！”王照希道：“耿兄不必发怒，小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”耿绍南双睛一转，倏的一手抓来，低声喝道：“你胆敢把我武当门人戏弄？”王照希肩头一侧，耿绍南左掌呼的一声，打在他的胸上，王照希微微一笑，肌肉陡然一缩，耿绍南的手掌竟然滑过一旁，王照希仍然端坐在椅上，若无其事。耿绍南不由大吃一惊，左手擒拿，右手点穴，一招两式，猛然发出，这是武当派大擒拿手的三十六式之一，王照希坐在椅上，看来万难逃避，那料耿绍南左手先到，他横肘一撞，闪电般的把擒拿手化开，右手一举，又把耿绍南的右肘